

我读《汪曾祺别集》分集《故里杂记》二校,其收录的《故乡的食物》篇里,有《焦屑和炒米》一文。三十三年前,我因此文中“暖老温贫”四字缺失,写信给汪老,他在回复我的信后面说:“有时间盼望你来信谈谈高邮的现状。”记忆里,我并没有再给汪老写信,要问原因,力有不逮吧。现在,再读《故乡的食物》,结尾那句“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”,让我很是感慨。

新中国成立70周年,汪曾祺和我的家乡高邮,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成为富裕中国的百强县,解放前贫穷生活里的“暖老温贫之具”、战火动乱之中应付饥馑的焦屑,年轻人还知道它们吗?作为《故里杂记》的编辑,我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。

意外的是,焦屑和炒米,在高邮开元名庭大酒店的自助早餐里竟有遇见。金灿灿的炒米,焦黄的焦屑,盛放在考究的密封罐里,供客人佐餐用。不能不赞这家旅游酒店的细致和体贴,虽是作为地方风味小吃放在那里,特意竖了块小小的名牌让人一目了然。我一挨近,服务员就过来介绍,这是汪曾祺写过的故乡食物,用开水泡了吃,还热情地将保温瓶拿过来给我。

这两样食物于我,也是有惊喜的,我用开水分别泡焦屑和炒米。炒米,放小碗里宽宽的加水,泡至松软;焦屑,加开水后反复搅拌,直至无粗粒。“拌焦屑”口感干涩,吃两口得喝一大嘴“炒米茶”顺溜,吃完以后的感觉是“忆苦思甜”了一番。

第二天早餐时我仍然吃这两样。炒米,加了牛奶泡;焦屑,加了泡咖啡的黄糖和煎鸡蛋的色拉油。于是,炒米茶更加好喝了;拌焦屑变得甘甜、醇香、顺

焦屑和炒米

□ 王树兴

客介绍:“这东西,好吃得很!”就想别人也尝尝。

想吃出更好的味道,以为用猪油拌焦屑更好,再一天早餐时,热情周到的服务员竟然为我准备了一小碗。遗憾的是猪油并没有能够让这碗焦屑更香,甚至让我难以下咽,我又调进麻油和不少的糖。

不由得想起小时候馋焦屑吃,双职工父母加班回来晚,会给我们准备干粮,央求给焦屑却往往不能够如愿,父母怕我们拌焦屑时被开水烫伤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怕我们饿着,还要怕我们被伤着。再后来,学校里下乡支农,搞军训拉练,焦屑几乎是我们大部分同学的干粮,吃着,那是一个香啊。

可以肯定的是,焦屑和炒米现在只有特定人群有感情,对这两样东西有历史记忆和切身感受的人,重新见到或者想起,都会给他们带来五味参差的回忆。来我们历史文化名城探访文化习俗的人,读了汪曾祺美食文章想把焦屑和炒米吃一吃的人,又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?

对现代人来说,焦屑和炒米算不上好东西。现在的小孩,基本上没有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,大人们也很少饥不择食。食物以精细化和无限丰富口味来调动人们食欲,馋这种生理和心理反应的麻木和迟钝,相应的是满足感和幸福感的不容易拥有。

很多时候,我在想现在“古早味”为人们所珍视的原因。

或许,人们也该“不忘初味”吧?

又想,人该不时地让自己饿一下,辟谷也行。

滑。就觉得,这样调制的焦屑和炒米,即使从没吃过的人也不会拒绝,说不定还会很喜欢。我向一位陌生的旅客

当年种棉花

□ 秦一义

上世纪80年代初,家乡开始种棉花,至2005年左右结束,有20多年的种棉历史。

种棉花是个缠人的活。秋季播种麦子时,要留一块地作棉花

苗床,苗床冬季深翻冻土,杀灭病虫害,春季给苗床施农家肥、复合肥,将肥料深翻入土,成为棉苗的营养土,清明前后用制钵器制钵,丢种,盖塑料布,出苗后渐渐揭幕练苗,五月底六月初移栽棉苗,打药、施肥,抹赘芽,下地摘“烂桃子”(荫蔽大,先结的棉桃多僵果),一直到冬天,棉株上还有迟开的秋棉与霜雪争白。一年忙到头,棉花价格跟种粮比也高不到哪里去,说不种就不种了,没有什么留恋的,我家也于2004年不再种棉。

种棉摘棉,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。一是抢栽小麦茬的棉花。栽棉有“不栽六月钵”之说。小麦六月初才成熟,割了小麦,才能让茬栽棉,可见小麦茬田栽棉花火烧火燎。摘棉花的忙碌和悠闲,还跟老天爷有关。天气预报说明日有雨,必须要抢在雨前摘尽开后花。不然雪白的、绒绒的棉花朵,经雨水淋后,成了灰不溜秋的“死老

鼠”。雨前的一级棉,雨后只能卖三级,甚至更低。差别之大,不能不抢,披星戴月摘棉花是常有的事。

卖棉,有直接关系的不用说,

没有关系、会用心思的人,千方百计找关系。如,某某棉花看样员跟村上张家是亲戚,有人看中这一点,和张家约定,一起去卖棉花,撑板或者拖板车比张家出力得多。到了棉花站,跟张家的棉花包放一处,张家看样一级(上),和张家一起去的人家,差不多也得一级,或一级(中),或一级(下),1斤棉花也差不了几分钱。跟张家去的人家心中有数,棉花卖完了,结账得了一把票子,笑咧咧地上街吃晚茶,张家的一碗面钱,自然抢着付给了。

种棉辛苦,还时常遇到不是棉苗被偷,就是覆盖苗床的塑料布遭窃的烦恼事,但种棉人也有温暖。种棉花,除了将上好的棉花卖钱,自家也会留下些品质稍次的棉花,如雨后棉,不影响保暖,做棉袄胎、被胎很好。自家种棉自家留,要多少有多少。2005年,女儿出嫁的几床陪嫁被褥都是自家生产的棉花,除此,家里也陆续絮了几床被褥,至今还在暖着家人的身心。

吃头子养猴子,吃粗粮养霸

王。

脚大踉地稳,手大抓洋钱。

早上沆碣云,中午热死人。

东虹日头西虹雨,南虹北虹

卖儿女。

最后一句是听本家老奶奶说的。东边出彩虹预示天晴,西边出彩虹预示阴雨,如果南面和北面出彩虹就要发大水,闹洪灾,饥荒逃难,甚至卖儿卖女。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。

问题是虹字不读 hng 也不读 jing,就读 gng! 高邮方言是有点怪。

其实杜牧《山行》用高邮方言吟诵,更朗朗上口,更有韵味。一、二、四句押韵,斜读qi,家读ga平声。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
据说有位狠老师教三角,高邮话很正宗,角念gea平声,听上去底气十足,斩钉截铁。但角、角、角的,讲普通话的学生听不顺耳了。老师,是三角(jiao上声)形,不是三角(gea平声)形。众生附和。狠老师很火,霸道道:这是我的数学课,在我的数学课上,必须读gea!下面跟我一块念十遍!于是乎哉,三角形三个字(尤其是音重读的“角”字),响彻三楼,冲出教室,回荡于整个校园。狠老师一举捍卫了我们高邮方言的纯正和他作为班主任的威严。

早上沆碣云

□ 聂庆斌

闲来网上搜看高邮方言,觉得不少只表其音,不达其意,本字应该是有的。

譬如:迟鱼,迟应为脰,意为剖肚后拽肠子。《庄子外篇胠篋》上说:“昔者龙逢斩,比干剖,萇弘脰,子胥靡。”乖乖隆的咚,这“脰”字来路古远了。我们庄上人这么说:今个脰鱼胆脰破了,鱼汤稀苦。把塑料布脰下来。

物死了:物是沃吧,淹意。这条河老作怪,沃死了不少人。沃,还有一义,使其沃,使没于水中。弟兄俩在大干渠洗澡(游泳),老大沃老二,老二说:家里人还沃家里人呀?大雨连续数日,秧棵田沃水了,要排涝。

还有:挡炮子仔遭杀戮的充军跌腿去东头,跟促狎旁啻巴子寻搞作,腿上划了个大豁子。

掩面滴个,好像就是“隐蔽点朶”,做事不声张,不让人知道。

旧日记上录有许多方言谚语,字迹虽已漶漫,内容倒也不丑,拣抄几句如下:

筷子撬不动船。

蚂蚁搬走太行山。

有一分钱敲一分钱糖。

图钱买老牛,一年倒三头。

舌头没有二两重,扯到人身上有千斤。

男子无女不成家,女子无男乱麻纱。

1985年9月初,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我,突然收到了扬州教育学院的人学通知书,录取我到该院干部专修科学习两年。收到这份入学通知书,我是倍感惭愧又意外惊喜!

为什么惭愧?因为我辜负了部领导的关心和希望。1985年,经省委同意,省委党校决定在继续招收大专起点二年制本科生的基础上,招收一批(仅此一批)高中文化起点的四年制本科生,我县分配名额1名。经组织部领导慎重研究,决定派我去考试。当组织部培训办杨振基主任告诉我这一决定时,我真是受宠若惊,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毕竟我到部里工作还不足一年啊,比我强的机关年轻人多的是。我以为,部领导能把这么难得、极好的机会给了我,可能是考虑到我1984年6月招录国家干部进入物价局工作和通过省考9月进入扬州职工大学高邮中文班学习的缘故。但我又深知,这是部领导给予我的最大信任和关心。尽管自己的文化基础与省委党校招生条件有一定差距,但也必须抓住机会,努力去冲一冲、搏一搏。

在1984年机构改革大力提倡选拔“四化”年轻干部的大背景下,组织人事部门先后选调和分配了一批大学生进入县级机关工作。我从物价局调进组织部时,只是一名刚刚在读的职大生,自然感觉矮了一头。我想,能够脱产四年参加省委党校本科班学习,或许能逐步缩小这方面的差距。

在一边努力工作、一边参加扬州职大高邮班上课的同时,我充分利用空余时间投入了紧张的复习。考试科目为数学、语文、政治,因没有指定复习资料,我就将考职大的复习资料又重新拿出来,温故而知新嘛。同事刁顺芹(扬州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生)非常关心我,给了我一本数学复习资料,并说:“你如将这份资料全部看懂,数学肯定能考出好成绩。”这本复习资料既讲原理又有大量习题,真是

我做过小买卖,租用菜场店铺卖鱼圆,生意还不错。将近10年的“你买我卖”的交往中,我遇到过一个特别“细三刁”的人,让我哭笑不得。父亲说过,生意人要笑迎天下客,无论生意大与小,都要和和气气地把买卖做成。哪怕对方再怎么精明、再怎么小气、再怎么刁钻,也要忍住火爆的性子,这样才能招徕回头客,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

一位30来岁的少妇,是我的老顾客,隔三差五就来买两块钱的鱼圆,说是她的小宝宝(她的女儿)特别喜欢吃我家的鱼圆。还说,有一回,买了斜对过那家的鱼圆,小乖乖死活不吃,理由是,不嫩、不香。

有人来买鱼圆当然高兴,不可能把生意往外推,哪怕是一块钱的生意也要做。不过,当这位两块钱要买10只鱼圆甚至十一二只的老顾客笑呵呵地走过来时,我却高兴不起来,因为这人是个十足的“细三刁”。

“一刁”是,先来问一问:这盆中的鱼圆是什么时候出锅的?如果是刚刚出锅的,她会调头就走。

回不去的旧时光

□ 韩道明

1999年夏天,我们毕业了。好像突然间长大,不得不面对人生一次重要的分离。

我已想不起来,那时的我是一种怎样的心情。我只知道,此后,每一次来到三垛,都是心情复杂,激动、怀念、不舍、怅惘……

我曾经专门带着孩子到这里来吃阳春面。那浓郁的酱油香气混着葱花、胡椒粉的味道扑面而来时,我想起了二街上我们曾经常去的面馆,老板为人和善、神情娴雅,常常会为我们多加一点面条,因为我的一句“喜欢”,她把孟庭苇的一盘歌曲磁带送给了我。如今,她的店面早已消失无踪,她的和善却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我曾经到二街上闲逛,找寻我们当日的的生活痕迹。那个租书店,那个录像厅,那个邮局,那个医院,那个裁缝店,怎么就渐渐地变了模样,改了形容、藏了踪迹?直到今年去,才赫然发现,二街也已经被装修得面目全非。还记得深深巷弄里的明清样式老建筑,挑高的厅堂、狭小的房间,居中的天井、雕花的窗格,这些都还在吗?曾经有同学租住这样的老房子,在老房子里男生喝酒抽烟,女生愉快地聊天,坐在板凳上,我们抬起头就能看到夜幕里的星星……

我曾经几次来到校门口,看看它,像是

一份入学通知书

□ 王鸿

雪中送炭啊。只有我自己知道,数学是我最薄弱的科目。

考试地点设在省委党校,时间是8月份,正值高温天气,南京又特别热。两个考生住一间宿舍,和我同住的是连云港的考生,年龄比我稍大。因没有电风扇,我俩都打着赤膊进入迎考的最后备战。

考试成绩和录取线公布了,我未能录取。这么好的一次机会自己未能抓住,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不怨地,不怨天,只怨自己不争气。考后反思:复习不够刻苦扎实,知识点掌握不牢。有愧于部领导的希望,有愧于同事的关心。

为什么惊喜?收到扬教院大专录取通知书完全是出乎我意料。既然落榜了就完全不想了,却出现了新的转机。后来得知,根据省高等教育招生委员会的批准,对未达省委党校本科线而达到干部专修科线的考生,可录取到大专一级院校学习。看着这份入学通知书,我还是很想去的,毕竟是脱产两年去读书。不知部领导能否同意?心里有点忐忑不安。

杨振基主任代表部里与我谈话:“扬教院是大专,你在职大学习也是大专,而且不脱产,可以做到工作与学习两不误。”听了杨主任的话,我坦然接受,因为心里只有感激,且已有了思想准备。

后来,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我顺利完成了扬州职大高邮中文班学习,又在扬州市委党校完成了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习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,这份通知书我一直保存着,也算是留给自己的一个美好记忆吧。

理由是,刚出锅的鱼圆含水量大,不划算。“二刁”是,亲自动手用不锈钢漏勺捞取漂浮在盆中的鱼圆放在托盘秤上称重。捞取鱼圆很有讲究。一要选捞个头小的,因为个头小,数量多;二要外形好看的,圆溜溜的最喜欢;三要把鱼圆在漏勺里上下颠一颠(最大化地颠去鱼圆中的水分);最留神的是,沉在不锈钢盆底的鱼圆不要,原因是,沉鱼圆不好吃。“三刁”是,称好之后还要再添一只,意思是外送一只,否则,称好了,也不给钱。

为了不得罪这位老顾客,我还是按住了火爆的脾气,添了一只鱼圆给她,完完全全地满足了这位“细三刁”的胃口。好在这样的顾客极少。如果都这样的话,这生意真的没法做下去了。

朱延庆先生在他的专著《江淮方言趣谈》中对“细三刁”进行了精妙的描述。书中的方言叫法是“细三锹”,日常生活中,高邮人把“细三锹”叫成了“细三刁”。书中说,“细三锹”在江淮一带本是农家话。某处只要挖一锹甚至半锹就能解决问题了,而某人却要分为三锹仔细地挖,而且要挖挖看看,看看挖挖,细得令人讨厌。

买鱼圆的这位就细,“刁”得让人摇头了。据旁人说,她也是一位生意人。试想,如果有个“细三刁”去“刁难”她,她不把肺气炸才怪呢!

看望亲人一样。看着它变成小学,看着它被弃用。曾经被我们擦得亮亮的玻璃,碎得让人惊心动魄。曾经居住过的简陋的女生宿舍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有那几棵高大的枝叶纷披的松树,还倔强地站立着。过去的我们,那么喜欢以它们为背景,留影纪念。

变化是逐渐的,我们告别了这块土地,就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,看小河被填平、大河被疏浚、破落的棚户被拆除、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。与此同时,我们也在不断变化着,当年的青涩少年已成熟稳重得独挑大梁,当年的活泼女孩也出落得贤惠能干,当年意气风发的老师愈加睿智豁达。

如果说,岁月是一条河,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码头。当年我们聚在一起,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,彼此能成为生命乐章里动听的一个音符,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个注脚,何其有幸啊!

西方哲人说: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岁月催人不断向前,岁月催人不断老去。这块热土终究会离我们越来越远,但曾经的情感、经历不会被磨灭。

2019年夏天,分别了二十年的我们又聚在了一起。宴席上,大家谈笑风生,好像不曾那么长久地分开过。一时间,我竟有点恍惚。前尘如梦,再回首,已是将近不惑之年。也许命运把我们抛到了路上,只能向前,无法回头;但我依然感谢命运,让我们彼此认识、了解、陪伴,哪怕下一刻,我们又要挥手告别。

不说再见,请记住我们年轻的模样!